

村庄在南方之南

CunZhuangZaiNanFangZhiNan

谢宗玉 / 著



『日常写作』

RiChangXieZuoCong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unZhuangZaiNanFangZhiNan

谢宗玉 / 著

丛书

『日常写作』



村庄在南方之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在南方之南/谢宗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日常书写文丛)

ISBN 7-5306-3727-4

I. 村… II. 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76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9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7.00 元

序

日常书写： 内容和方式

何谓“日常”？无非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琐屑，细碎，却不可或缺。所谓“民以食为天”。老子早就将日常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设若百姓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天下太平。

以“日常”为一套书命名，也实在算不得新鲜的发明。日常之作为文学的对象，在中国早已有了悠久的传统。数不清的小品、杂记，都在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妙处；《金瓶》《红楼》，更是将日常的精微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说这种文学传统在今天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扬，大约也并不算错：如今的文章，大到工作学业事业爱情，小到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已无所不包。

然而终究还是觉得缺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给我们的，除了高于生活之上的玄思，泛滥于生活之中的温情，更多的是浮在生活表面那些五彩的泡沫，至于紧贴生活的

那部分,以及生活内里最核心的那部分,或者说,最“日常”的那部分,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精彩还是平淡,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它漏掉了。城市里的平民,最关心的是什么?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最牵挂的是什么?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他们?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所愿意讲述的,是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高蹈和虚荣,在多大程度上局限着我们的视野,左右着我们对自我的审视与评价?

所以,选择以“日常书写”为这套丛书命名时,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踏踏实实地贴紧生活的文字。我们希望这套书坦率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把普通人所经历的、承受的、关心的、焦虑的,毫不矫情地记录下来,我们想要那些跟我们身体发肤息息相关的部分,那些令我们烦恼令我们疼痛令我们心神不安的部分。

同时,我们想要的,还有描述日常生活的日常方式,或者说,日常心态。我们希望写作者不是一个由局外进入的体验者,试图从别人的生活中去发掘一些虚饰的激情;而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日常状态下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一种谋生手段,而是日常的一部分,是闲暇时用来记录生活、延伸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如同我们的皮肤,能感受并传达我们的体温和心跳。我们感到炎热,它会出汗;我们感到寒冷,它会收紧;我们恐惧时它会颤栗,我们兴奋时它会发烫。

因此,这套“日常书写”丛书,更多的是承载着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期待;我们相信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日常写作,是不应该缺少、也不应该被忽视的。

编者

目录

村庄植物

父品·母品	003
七叶樟	008
柳树	012
野茄子	016
棕树	020
豌豆	024
梨树	027
桃树	030
山枣子	034
黄豆	038
松树	042

丽日下的村庄

它蹲在阳光种植的舞台上	047
尘埃飘浮	049
阳光暴	053
废窑里的阳光	056
窗台上有一只猫	059
风来银光动	062
正午忧伤的阳光	065
蜃焰	068
向日葵	072

死亡追问

一个夏天的死亡	077
活多久才能接受死	086
谁是最后记得我的那个人?	091
剩下的日子我还能做些啥?	096
麦田中央的坟	100
该轮谁离去了	103

人之初:成长蒙太奇

A	109
B	114
C	119
D	123
E	126
F	128
G	132
H	135
I	138
J	142
K	146
L	149
M	153
N	157

故乡雪飘

- 失落的那片雪花 163
- 阳光下的冰 166
- 得子庵夜雪 169
- 母亲不在家的雪夜 172
- 什物滑过冰面 175
- 莲花之死 177
- 一件小事有什么意义 180
- 什么是家 183
- 冬天里的一团火 189

四季农事拾遗

- 浇灌 195
- 受伤 201
- 积肥 206

那时过年

- 忙年食 213
- 洗刷家什 216
- 玩爆竹 219
- 上坟 222
- 走亲戚 224
- 贴年画 228
- 舞龙灯 232

水行郴州

- 万华岩 237
- 北湖 241
- 鬼子寨 245
- 东江湖 250
- 龙景峡谷 254
- 便江 256
- 兰考观风沙 260
- 龙门石窟 263

文品·母品

七叶樟

柳树

野茄子

松树

豌豆

梨树

桃树

山枣子

黄豆

松树

文品·母品

七叶樟

柳树

野茄子

棕树

豌豆

栗树

桃树

山

黄豆

松树

文品·母品

七叶樟

柳树

野茄子
棕树

豌豆

梨树

桃树

山枣子

黄豆

文品·母品

七叶樟

柳树

野茄子

棕树

豌豆

梨树

桃树

山枣子

黄豆

松树

文品·母品

七叶樟

柳树

野茄子

棕树

豌豆

村庄植物



父品·母品

瑶村动物们的爱恋都是世俗的。比如说狗吧,公狗母狗平时并不见关联,突然想来事了,就用最直接的方式插入,一会儿就套牢了,打也打不散。

而瑶村植物们的爱恋都是精神的。一株花,一株草,经过一场自恋的东风,让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珠胎暗结了。就算是雌雄异体,纵然情意缠绵,也兀自站在那里怯怯地不动,非得要靠蜂蝶来牵引,才羞羞地结合了。

在瑶村,雌雄异体的植物不多,记忆里只有袁氏的杂交水稻是属这类。雄的叫父品,雌的叫母品。父品和母品的爱恋可算得上瑶村植物界一场空前绝后的精神浩事。那种奇异的花香,至今还能穿透时空的隧道,传播到我的梦中来,以致我好些回梦醒,还觉鼻息间有淡淡的余香。而当时那种盛大的场景,我每回忆一次,都要莫名其妙激动好

久。我想，袁氏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搞杂交水稻，大约是迷上了水稻这种声势浩荡的精神恋爱了吧？对他而言，与这样的爱恋相依相伴，也许是浊世红尘中最高的享受呢。要不然，谁会为名为利，在那些蚜蚊丛生的田垄上站那么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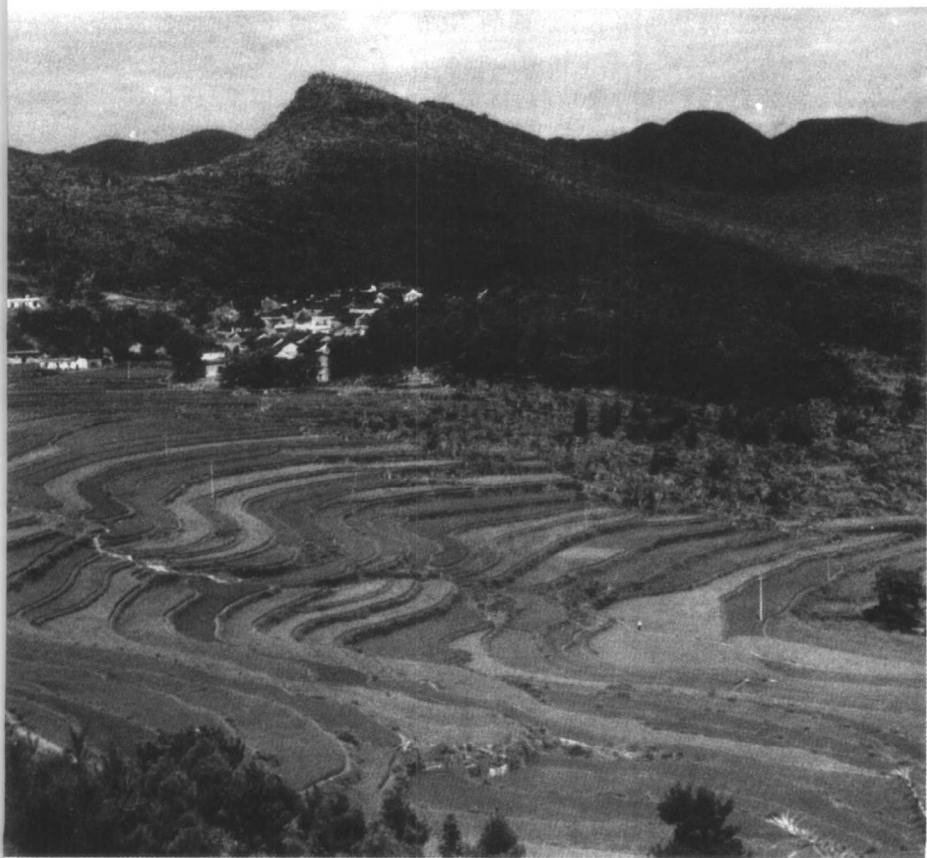
早春，先把挺拔顾长的父品栽下水田。让它们手挽着手，围成一个个方圈，好比部落社会里一个个家园。一周有余，纤瘦的母品才姗姗来迟，一枝一枝站在白水中间。文静，弱小。像童养媳那般无辜。让人生怜，却难起爱意。按人间法则，父品和母品其实是不般配的。但不急，圈在父品怀抱中的母品，见风就长，见雨就蹿，才一个多月，就长出了女性的妩媚来。特别是抽穗时，那枝包裹穗心的长叶，美得就像孔雀尾部那最长的一羽，风轻轻而来，叶徐徐招展，整丘田都沉浸在一种说不出的韵味之中。

置种。把父品和母品搭配在一丘水田，就是为了置种。即为来年置备种子。置种比栽平常的水稻划算，所以曾有几年，瑶村所有的水田全置种了，口粮反倒要到村外去买。置种划算是划算，但辛苦，比操办一场婚礼不少伤神。操办一场婚礼只要几天，置种却要好几月。且麻烦得很。育秧、移栽、施肥、除草都要特别小心，等到花期到了，又有另一场忙碌需要村人全身心投入。

好笑的是，忙一场婚礼，往往是忙着把新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置种不同，等到花期到了，却要把母品超过花穗的叶



子摘掉,就连那片最妩媚的长叶也不例外,说是为了扩大授粉空间。摘掉了叶子的母品,就像只拔毛的秃鸡,这个比喻可能过了,但少了那些叶子,就像如今的影星许晴,把一头瀑发剪短了,那份妩媚,怎么看,都减了三分五分。现在想来,作为科学家的袁氏,内心其实是世俗的和物质的。换成唯美的我,就算忍着减产之痛,也不会说出这个秘密。而只要袁氏不说,傻傻的村人又怎么知道要赶在花期来前,把母品妩媚的叶子从中摘掉?



端午节后,花事如期而至,村人在浓郁的花香中一个个快乐莫名,兴奋莫名。村庄在浓郁的花香之中也如梦幻般不真实起来。有风的日子,橙黄的花粉到处飞扬,迷茫了村人的眼睛;无风的日子,奇异的花香浓稠至极,充塞了村人的鼻息。村人迷眼惺忪,意绪飘浮,虽头顶一轮烈烈太阳,日子却过得如月夜般虚幻。有时在金属般的白日之下,竟有惨惨虚影在眼前晃荡,那情形就像一个瘾君子似的。现在我猜,那时的村人也许集体患上了花粉瘾症?

父品的花橙艳艳粉嘟嘟的,沉沉垂在那些顾长的禾叶之下。母品的花小小弱弱的,只有一蕊,从两片青嫩的谷皮中吐出来,如邻家小妹调皮的舌尖。

村人们这时要做的,就是拿条长篙,跑到田里,横扫过去,把父品的花粉高高地扬起来,碰巧让母品那一蕊舌尖衔住了,母品那两片呈V字形张开的谷皮就会徐徐合上,一颗种子就这样成了。千万蕊舌尖碰巧衔住了父品的花粉,千万颗种子也就这样成了。

这种人为花媒的农活叫做赶粉。赶粉一般是在无风的正午,头顶是烈烈的太阳,脚下是凉凉的温水。一篙扫过去,就会扬起一团金橙色的粉雾。一篙扫过去,仿佛扫粉人的心也徐徐展开了。五月的瑶村,其他植物的花事早停歇了,唯有一丘丘水稻花事正旺,所有凑热闹的昆虫都赶来了,一篙扫过去,那些蜂呀蝶呀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就倏地惊飞起,旋即又款款落下来。那种翅影之美,真不是我用语言能形容得来的。

……说到这里,我得说说兰花儿了。我想如果不是兰花儿,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我在《丽日下的村庄》里说过,小妹妹兰花儿是三青的嫂子的妹妹,她来瑶村帮大姐插秧,就与我们玩得很熟了。那时瑶村每一个像我这么大的伢子都对她心生慕意。但三青的嫂子死后,兰花儿为了照顾大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嫁给了三青的大哥。把一村子少年的心都伤着了。这都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要说的是赶粉时候的事。我记得赶粉的时候,兰花儿从很远的家乡来瑶村帮她大

姐赶粉。我记得恰巧有那么一个晌午，在一个野坳里赶粉的，只有我和兰花儿两人。我记得我家的稻田与兰花儿大姐的稻田挨得很近，我们没有说话，只听见彼此的长篙扫过禾叶的声音。而扬起的花雾，把我和她都浓浓地罩进去了。我记得当时我心跳异常，满脸燥热，仿佛自己就是一枝扬粉的父品，或者一枝吐蕊的母品。当然，这得看兰花儿的意思了，如果兰花儿是一枝父品，我就愿自己是一枝被拯救的母品；如果兰花儿是一枝母品，我就愿自己是一枝被感激的父品。我估计那天兰花儿的心思与我是相同的。因为上了田垅后，我偷眼去看兰花儿，发现兰花儿也满脸躁红，她的目光躲躲闪闪，仿佛一坳花事全藏在她心中了。我在《村庄生灵》里也提过兰花儿。兰花儿跟着我们捉螃蟹的时候，被螃蟹钳破了葱指，是我用嘴替她止血的。从此后，我与她就比别的孩子稍亲一层。

赶粉的时候，我大约十六岁，小妹妹兰花儿十五岁。我非常欣慰我们这种意绪朦胧的关系，我觉得全世界再美的事情莫过于我们此时的情怀。我以为男女之爱到此就已达到了极致，那种纯粹的心灵共颤精神相依，就是男人和女人一生一世的爱情。

但我的这个梦幻很快就破裂了。初三时，学《生理卫生》，有一章是介绍生殖的。那些知识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灾难性的打击。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高贵的人类，也得像瑶村的狗们一样，要有实实在在的插入，才能生出孩子来。这实在是造化戏人啊。想起这些，我就老忍不住想呕。对兰花儿那些波逐浪涌的感情，也渐渐在心灵的某个角落，蛰伏下来。

若干年后，兰花儿嫁给她姐夫时，我除了伤感，并不绝望。我与兰花儿就这样保持一坳的距离，如水田里的父品母品，一直生活在瑶村。很多年过去了，在我心中，还是兰花儿最亲，就算是给我生儿育女的妻子，也没兰花儿亲。兰花儿亲得纯粹而圣洁。

七叶樟

七叶樟不是我们常见的樟树。七叶樟是故乡瑶村特有的灌木，再怎么长，都精瘦精瘦的，是长不成树的。之所以叫它樟，大概因为它散发出的气味与樟树差不多吧？那种气味，蚊蝇都靠近不了它。

七叶樟的得名，是一朵叶柄上有七片媚眼样的小叶，像手指般张开来。

七叶樟其实是名不符实的。因为春天初发的时候，一枝叶柄上只有三片叶，及至初夏，也只有五片叶。只有到了盛夏季节，在繁茂的枝头深处，才可能长出七片叶子来。而且也是非常稀少。所以村人每每见到长了七片叶子的七叶樟时，都会惊喜地叫一声：看，七叶樟！

五月端阳，在瑶村可是一个盛大的节日。瑶村人喜欢用很多种植物，加上鸡蛋，用猛火熬汤。等熬好了，揭开锅盖，升腾的水雾就会和着浓浓的药香扑面而来。水雾散尽，